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月仙小傳

月仙，一字月纖，姓劉氏，家住吳江城南垂虹釣雪之間，素為松陵望族。父芳，名列膠庠。有負郭田數頃，歲收二百斛，納太平租稅外，頗足自贍。生丈夫子四，而女惟月纖一人，父母特鍾愛之。將誕之夕，母夢桂子自月中落，舉袖承之，旦遂分娩，時仲秋之三日也，以故名以桂娥，而字以月纖云。髫髻時，聰慧過人。諸兄弟自塾中歸，篝燈傍父讀，月纖從旁靜聽，即能了了。學作小詩，不敢呈呈父前，嫁名於兄，使就師是正，師大稱賞。有詠綠萼梅句云：「小謫猶居處士家，羅浮夢醒月痕斜。碧綃自愛銖衣薄，浪被人稱綠萼華。」詩格超妙，當是瑤台仙子暫謫人間者，宜其年之不永也。既長，姿色妍麗，纖得中，修短合度，裙下雙鉤，瘦不盈握，見者咸嘖嘖稱為畫中人。顧性格幽嫺，尋常不施脂粉，淡妝粗服，日惟拈弱線刺繡紋，夜或手一編曼吟微誦而已。里有顧某者，其父曾為邑宰，歿於任。某擁資歸，欲求良匹。一日，於戚家瞥見月纖，心大愛慕，浼人作蹇修。月纖母聞其富，且曾見其人，固翩翩佳公子也，欲遂許之。而父顧不願，曰：「吾聞顧氏子年已逾冠，尚不能通一經，是紈子而失學者，奚足取。」遂謝絕媒者。媒即月纖之姑也，因走告月纖，且繩顧之美。月纖雙頰薄而微應之，曰：「婚嫁大事，惟父母主之，姑何與焉？」姑曰：「小妮子亦作頭巾語耶？我不能強作合，然恐錯此好姻緣，將來轉怨乃翁也。」月纖不答，左顧婢作他語。姑乃逡巡去。

明年，粵逆竄蘇台，楓江相繼淪陷。劉父挈家避湖右，時月纖已七齡矣。鳴岡之鳳，未聞迨吉，巢幕之燕，旋復驚飛。蓋賊於據城後，游騎四出劫掠，所過村集，蹂躪靡遺。劉所居村，亦猝遭寇劫，家人各鳥獸散。月纖以足弱不能及遠，竄跡田中，伏苗根以自匿。賊既退，村眾漸集，其兄尋至陌頭，始得見而挈歸。方月纖之在禾中也，有一青鳥翔集於前，頻頻展翅，若為覆翼也者。夜寤見美女子綉衣玄裳，笑而言曰：「汝知今日得免之故乎？予與汝皆瑤宮舊侍，汝以微譴被謫。今日之鳥，即我所化。不然，之苗，豈真能為翳身之葉哉？」醒而異之，因以綉繡其像，朝夕瓣香供奉，歷時罔懈。既因其地不可居，復遷富土。

富土者，東南一大鎮也，明初沈萬三曾居之，故有是稱，後為高皇所籍沒，鎮亦改名同里。特郡邑士大夫僑寓於此者甚眾。有莊生名奮鵬、字志霄者，隨父母亦居於此。生幼而穎敏，四歲畢《三經》，尤喜讀周秦諸子及漢唐史書。下筆千言，洋洋灑灑，當時老宿，咸指為後起之英。是年小試玉峰，未即售，歸而旋遭寇難，流離之中，惟以杜子美、李義山兩集相隨，故發為歌吟，抑塞磊落，感慨蒼涼，與草堂翁沆瀣一氣；間作小品，則纏綿沈摯，又有玉溪之風焉。時劉父方急於相攸，於稠人中見莊生，頗垂青眼，以為此少年者，雞群鶴立，不減嵇紹當年。詢諸旁人，悉其姓氏。則歎曰：「耳聞不如目見，名下固無虛也！」挽相稔者索其詩文，得詠史感懷諸作，沈雄雋快，才溢於辭，心愈愛之。即遣人與莊父言，願以息女奉生箕帚。莊父耳劉名，亦願締絲蘿，一諾遂定。既成婚，伉儷綦篤，侍奉二老，咸得歡心。生設帳於外間，歸舍或篝燈夜讀，月纖必針黹於旁。生謂之曰：「聞卿工吟詠，何不伴我讀書，而猶勞口指耶？」月纖曰：「君理舉業，妾亦自有女紅，豈必相對咿唔，始謂有倡隨之樂哉？」生笑頷之。

逾年，賊平，生入邑庠，旋以高等貢成均。癸酉秋試赴白門，場事既竣，忽夢至一山，尋級而上，及岩腰，有精舍焉，雙扉洞敞，遂闖然而入。廊宇清幽，花木叢茂。復前進至一書室，湘簾半卷，中有女郎，手執綠梅花，倚几微吟，近視之，蓋即月纖也。生喜，近而呼其字。女若不聞也者。忽旁舍一嫗出視，曰：「何處莽男子，直入人家閨閣，不怕敲斷脊梁耶！」生曰：「媽何多事。此吾妻所居，而何阻吾也？」嫗怒曰：「誰是汝妻？此瑤宮第七女，近新卜居於是，豈汝凡夫俗骨所得妄觀哉！不速走，將嗾烏龍咋汝脛！」言未已，即聞隔牆黃耳，吠聲如豹。生懼而出，見石上坐一道者，黃冠羽衣，神志瀟灑。生向之長揖，遂與並坐，因語之故。道者曰：「此非汝妻矣。汝妻塵緣已盡，緣盡如香銷燼滅，即再覿，亦不復燃，何必戀戀為？」因舉左手指曰：「汝妻在是，試自諦審，勿謂相逢在夢中也。」生回顧，別有一女郎，嬌娜娟秀，臨風佇立，珊珊欲仙，雖絕不類月纖，而容華亦堪伯仲。生因趨近其前。女郎忽轉入亭中，遺一帕於地。生拾視之，上有一詩云：

曲折闌干宛轉思，不辭涼露立多時。

今宵怪底羅衫冷，親試秋風上鬢絲。

下署「碧樺仙館侍史」。方欲持以還女郎，而不知已往何處，心大恍惚，欲再問道者，則條已不見。聞山上巨聲驟發如虎嘯，林木震撼，一驚遽醒。以為其兆匪禎，即買舟歸，月纖已病臥旬餘矣。見生至，似有千愁萬緒，欲吐於懷，而氣喘如絲，終未達一言而殞。生大哀慟，比荀奉倩之神傷，尤有加焉。所作悼亡詩，悲感纏綿，不忍卒讀。

後生游幕中州，偶至伊陽，聞伊園之勝，往涉焉。亭台池沼，結構幽雅，而山石尤奇秀聳拔。峰回路轉，忽得一亭曰木末亭，風景彷彿當年夢中所見，異之。亭之左偏有鷗香榭，紅藕花開，清芬遠澈。生擬至其中小憩，足甫及閣，見已有一女子在，斜坐石闌，拂琴欲彈，遂不敢入。廊下適有石磴，靜坐細聆之，聲韻冷冷，飄然有仙意。忽一弦中絕，截然遽止。女子回顧，見窗外有人影，推琴遽起，扶婢過橋，逕入亭中。生視其體態輕盈，恍如夢中人再見。須臾，聞有數婢至，謂已遣肩輿來迎，女子遂去。生入視彈琴處，見磚台遺有金扇一柄，知即女子物也，署款為「碧樺三姊」。生驚為天緣。詢之園丁，知女係吳中人，隨父宦游至此，其姓則朱也，父新罷官，僑居於此。生遂倩冰人往說。女家本仰生名，便荷允肯。結之夕，生出扇還女，並話前因。女因呈篋中詩本，前詩宛在。乃歎此段因緣實趾離子為之作合也。